

《内陆深处（J.M.库切作品）》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3年03月01日

开本：12k

纸张：胶版纸

包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33936136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两次布克奖、普利策奖得主，21世纪**实力诺奖作家！
以洞察入微的准确目光，从一个家庭故事中折射出殖民地生活的体验！

内容简介

《内陆深处》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一部相当诗意化的早期小说，以洞察入微的准确目光，从一个家庭故事中折射出殖民地生活的体验。一个与父亲在南非共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她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本书讲述的故事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唯有从女主人公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细腻深邃，将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令人纠结万分却又欲罢不能。

作者简介

J.M.库切，当代作家，文学大师，史上获得最多文学奖项的作家之一，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作品包括《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男孩》《青春》《夏日》《耻》《凶年纪事》等。两次夺得布克奖，并于200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门边上恰到好处地搁置着一个帽架，遇到我们用雨伞的时节，那儿也可插伞(如果我们对下雨的反应不是仰面迎着肆意的雨滴让它淌进嘴里还乐不可支的话)。现在那儿插着两支枪。一支是打鹌鹑和野兔的双筒猎枪，一支是大名鼎鼎的李-

恩菲尔德。那把李·鄧恩菲尔德的射程刻度标有两千码，我真是大为惊叹。

那把猎枪的弹匣搁在哪儿我不知道。但帽架上有一个小抽屉，那里面是他们多年来塞入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纽扣和别针，其中有六颗点303的带黄铜尖头的弹筒。我摸到了。

瞧瞧我这么个人，没有人想到我会用枪，但我会。我有些事情没人能想得到。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够在黑暗中装填弹药，但我可以把单颗子弹塞进后膛，把枪栓推上。我的手心又湿又冷，相形之下那个皮肤干燥的家伙总是遍体鳞屑。

我并不轻松。我不能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我摇摇脑袋，突然不明白我晚上为什么不在床上好好睡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个晚上应该不在自己的床上睡他的觉，而亨德里克的妻子不在她自己和亨德里克的床上睡觉。我看不出我们所做的事情背后的必然性，我们之中任何人的任何事。我们的事情不过只是一时的兴起，一次又一次的心血来潮。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种空白，就像我们生活期间的荒漠一样空白，何妨每天无忧无虑地数着羊只或是洗刷杯碟来打发时光？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生活的故事必须要有那么一些风风雨雨。我对每一件事情都另有想法。

子弹妥帖地躺在枪膛里。我自己的恶行又置于何处？因为思索，我停顿了一下，但我肯定要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也许我难以决断的事情不是如何去对付那些令人生厌的坛坛罐罐，不是每天晚上如何面对同样的枕头，而是如何面对某种冗繁的陈述过程——这种陈述也许正是一种沉默的过程。我缺乏停止絮絮叨叨的勇气，停下来返回我阒无声息的原处。我所编织的这故事，往这沉甸甸的枪里装填子弹，只是某种疯狂的自欺欺人的胡言乱语。莫非我是那种想法虚幻的人，没法靠子弹来拯救自己？这正是我溜出去那工夫还在忧虑的事情，一个似非真实的身影，一个荷枪女子，融入星光灿烂的夜幕。

院子浸入皎洁的月色之中。仓库和马车房的石灰墙面闪着幽灵般的苍白。远处的耕地上，风车的叶片一闪一闪。活塞吱吱嘎嘎，嘭咚嘭咚，这声音隐隐地传到我这儿，却又是清澈地回响在夜的微风中。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是美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书里能读到这般相似的情形，那些死刑犯人走向绞刑架或是断头台那当儿，偶然瞥见大地的景色，那真是美妙净化的一瞬，他们会深悔那些让自己犯下死罪的恶孽，对自己曾生活过的这个世界怀有感恩的深念。也许，我该把自己对太阳的效忠换作月亮才好。

然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属于天地之间的声音。一会儿低微，一会儿醒豁，像是患犬热病的狗在哀号，狺狺而吠，喘息不止。可这声音不是狗，而是一个类人猿，或者干脆就是人类，那是某人在屋宅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并不轻松，虽说我发觉自己在行动。一种空虚滑入了我身上的某个地方。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叫我满意了。我站在黑暗中摇着铃哼哼唧唧那会儿是挺满意的，但我怀疑如果再回去搜寻一番，找到塞在家具下面的餐铃，擦去那上面的蛛网，站在那儿摇响它，同时和着铃声哼哼唧唧，我可能不会再有那样的快感了。某些事情似乎永远是无可挽回的。也许这证明了过去的真实性。

我并不轻松。我不能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我摇摇脑袋，突然不明白我晚上为什么不在床上好好睡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个晚上应该不在自己的床上睡他的觉，而亨德里克的妻子不在她自己和亨德里克的床上睡觉。我看不出我们所做的事情背后的必然性，我们之中任何人的任何事。我们的事情不过只是一时的兴起，一次又一次的心血来潮。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种空白，就像我们生活期间的荒漠一样空白，何妨每天无忧无虑地数着羊只或是洗刷杯碟来打发时光？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生活的故事必须要有那么一些风风雨雨。我对每一件事情都另有想法。

子弹妥帖地躺在枪膛里。我自己的恶行又置于何处？因为思索，我停顿了一下，但我肯定要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也许我难以决断的事情不是如何去对付那些令人生厌的坛坛罐罐，不是每天晚上如何面对同样的枕头，而是如何面对某种冗繁的陈述过程——这种陈述也许正是一种沉默的过程。我缺乏停止絮絮叨叨的勇气，停下来返回我阒无声息的原处。我所编织的这故事，往这沉甸甸的枪里装填子弹，只是某种疯狂的自欺欺人的胡言乱语。莫非我是那种想法虚幻的人，没法靠子弹来拯救自己？这正是我溜出去那工夫还在忧虑的事情，一个似非真实的身影，一个荷枪女子，融入星光灿烂的夜幕。

院子浸入皎洁的月色之中。仓库和马车房的石灰墙面闪着幽灵般的苍白。远处的耕地上，风车的叶片一闪一闪。活塞吱吱嘎嘎，嘭咚嘭咚，这声音隐隐地传到我这儿，却又是清澈地回响在夜的微风中。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是美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书里能读到这般相似的情形，那些死刑犯人走向绞刑架或是断头台那当儿，偶尔瞥见大地的景色，那真是美妙净化的一瞬，他们会深悔那些让自己犯下死罪的恶孽，对自己曾生活过的这个世界怀有感恩的深念。也许，我该把自己对太阳的效忠换作月亮才好。然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属于天地之间的声音。一会儿低微，一会儿醒豁，像是患犬热病的狗在哀号，狺狺而吠，喘息不止。可这声音不是狗，而是一个类人猿，或者干脆就是人类，那是某人在屋宅后面的什么地方。我像是端着盘子似的把枪端在身前，踮起脚尖穿过沙石地，绕过马车房走到后面。这屋舍的墙投下一道阴影。那影子正好对着厨房门，不是狗，不是猿，而是一个男人，事实上(我走近时看清了)是亨德里克，这家伙本不该出现在这儿。一看见我，他的声音，他的咿咿呀呀(如果那算是他在说话的话)马上就停止了。我走近时，他一摇一晃地站起来，身子却朝后倒去。他手掌朝外向我摊开双手。“别开枪！”他说。他摆出一副搞笑样儿。我的手指没有离开扳机。一开始，他的出现没有让我分散注意力。他身上冒着一股酒气，不是一般的酒，是白兰地。只有从我父亲那儿才能弄到白兰地。这样看来，是贿赂，不是瞒天过海。他一只手在身后抵住厨房门，再一次试图站起来。他的帽子落到膝盖上又掉到地上。他伸手去抓，慢慢地侧身翻倒在地。

“是我。”他说，另一只手伸向我的枪口，他够不着。我后退了几步。他侧身躺在台阶上，用膝盖撑着身子，这时他忘记了我，开始抽泣起来。“这个”，“那么”，这就是他哼哼的动静。随着身子的每一下颤动，鞋跟就在地上轻磕一下。我什么都帮不了他。“你会着凉的，亨德里克。”我说。

我父亲的房间紧锁着，却敞着窗子，从来就是这样。够了，今晚另一个人的声音已经让我听够了。为此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无须再作考虑。还有，既然我不能把耳朵堵上，那就对自己轻轻地哼上几声吧。我把枪筒插进两道窗帘中间。把枪托倚在窗沿上，枪举高，枪口对准室内远处的天花板，闭上眼睛，扣动扳机。在这之前，我还从未有过在家里听见武器开火的特例。我照常以为那是山里传来的一波又一波的回音。但此刻，枪托只是简单地朝我肩头一震，那股冲击力直接就来了，并不特别明显，随后，在发出第一声尖叫之前，是一阵静默。我听着尖叫，嗅着无烟硝化甘油火药的气味。魔咒般的电光石火，一闪而逝，一缕飘然而去的烟雾。

事实上，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尖叫。它充斥整个黑黢黢的卧室，清晰，激越，像玻璃似的穿墙而出。喊累了，这尖叫声渐而变小，紧接着又是再度迸发。我惊呆了，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人能发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尖叫。

枪栓往回拉一下，弹壳叮当落在我的脚下，第二颗子弹，冰凉而异样，迅即滑入枪膛。尖叫声变得短促了，带点儿节奏感。还有一连串压低嗓音毫无节奏的骂骂咧咧，过后我

能分辨出来，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如果我还能回忆起来的话。我抬高枪筒，闭上眼睛，扣动扳机。就在这工夫，枪从我手里猝然飞走了。子弹出膛的爆炸声甚至比刚才还让人兴奋。整支枪不胫而走，令人不可思议地离我而去。它往窗帘里蹿进去了。我用空着的手扶住膝盖。

我现在本该离去。我惹出的麻烦已经够大了，我胃里不舒服地折腾起来，这个夜晚因为他们而毁了，毫无疑问，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还是我自己的话，此刻可能就是最好的我。月光下，亨德里克站在院落中央看着我。没法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用冷冰冰的规范得体的言辞对他说：“去睡吧，亨德里克。太晚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他身子摇晃了一下，那张脸遮在帽子的阴影里。

尖叫声减弱为叫嚷。如果我这会儿离开，可能对大家都是最好的。我从亨德里克身边绕过，走上离开农庄大宅的路，不妨说，这会儿如果有人用另一种目光来看，那将意味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开始，我有一种背后会受到攻击的感觉，稍后就淡漠了。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